

NOBEL PRIZE



诺贝尔
文学奖经典

无命运的人生

Sorstalanság

凯尔泰斯·伊姆雷代表作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NOBEL PRIZE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

无命运的人生

Sorstalanság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命运的人生 / (匈) 伊姆雷 (Imre, K.) 著; 许衍艺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2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
ISBN 978-7-5447-3486-8

I. ①无… II. ①伊… ②许… III. ①自传体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0986 号

Sorstalanság (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 by Imre Kertész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Sorstalanság
Copyright © 1975 by Imre Kertész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030号

书 名 无命运的人生
作 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 · 伊姆雷
译 者 许衍艺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MAGVETŐ, 197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148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486-8
定 价 1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贺拉斯·恩达尔

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委员会成员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

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日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

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时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榄树林中暮色渐浓，他看见了每一扇窗里的灯火，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人们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贺。“静静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写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将被视为属于精英阶层，依此被划定等级，无论人们对于精英阶层本身是什么样的看法。他写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阅读，但作家蒲宁不再有可能被遗忘。从此以往，诺贝尔奖之光将永远在他写作生涯的窗口闪耀，仿若在静静地迎候。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认为构成了一类经典。这就引起了不少批评指责，例如，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并不在获奖之列，获奖者中女性太少，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辈太多。我相信，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任诺贝尔委员会工作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将会启动什么，为后世带来什么，一定会感到惊恐。当然，在诺贝尔奖初创立的那些年头，没有人觉得这个奖项是定义经典的手段。“经典”的概念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文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明，奖项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显然，这指的是单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显然，这位捐赠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发生作用，而不是给从古到今的大师加冠加冕。不过瑞典学院引申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用词，声称“前一年”应该主要理解为对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较早的作品也可以获奖，但“只有当它们的重要性刚刚浮出水面”（《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二节）方才可以。这样一来，考量一个作家毕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单一的作品，就成为了一项原则。从瑞典学院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严格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来做的話，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并不在于建立经典，当初它的捐赠者

仍然希望它能具有国际影响力。一般文学奖项往往局限于一国或一种语言，但为何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瑞典学院，令其为全世界的文学选取获奖者？诺贝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在许多国家都有生意来往。他用五种语言交谈、通信。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的祖国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但这些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诺贝尔的文学观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之上的。他在开始撰写最后一份遗嘱时，很显然深深地受到歌德与爱克曼的对谈中那一著名段落的影响，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那段话是这样的：“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

诺贝尔在遗嘱中声明，他“怀着明确的愿望，希望评奖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关于候选人国籍的考虑”(《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一节)。这一奖项是为了奖励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把作家当作国家或者语言、社会或者种族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某一性别的代表加以表彰。遗嘱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平地”分配奖项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公平，这种取向显然都是与捐赠者的见解相悖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获奖作家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不在于奖项能取悦这一群或那一群人的自尊心。

如若纯以国别来划分文学，缺点会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1901年至今的获奖者名单就清楚了。对其中一些作家来说，流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流亡，是他们的写作无可逃脱的境况。他们国内的读者大众以及文学见解制造者们常常偏爱别的作家，而不是这些由瑞典学院选中的作家。在独裁的或者极其传统的社会中，诺奖获得者常常被认为是局外人或者是异见分子。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流浪者，很难用种族或者语言把他们归类。引人注意的是，尤其是近年来，如此之多的获奖者都有着模糊或者有疑议的国籍归属。贝克特是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卡内蒂是犹太裔英国人，

来自保加利亚,他的文学语言是德语。获得诺奖的布罗茨基不再用俄语的“约瑟夫”称呼自己,而改用英语,他是一位用双语写作的诗人。奈莉·萨克斯属于德语文学,却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瑞典,尽管她在瑞典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辛格锁定意第绪语和英语进行写作,他对消逝了的东欧犹太文化所进行的想象重建,正需要以异国他乡的经验以及一个现代世俗社会所提供的距离感为前提。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外事人员最初拒绝承认奖项颁给了英国作家。贺信发至了特立尼达!但是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出生时,这个岛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很早就移居到了英国,他从来都只是英国公民,最近他甚至还被英国女王封为了爵士。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大使还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最后才接纳这位极其英式的作家为同胞。

再回到获奖者名单的前面,我们发现上文提到的伊凡·蒲宁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流亡者,持着南森护照^①。我作为常务秘书深有体会:如果观察颁奖之后各界的反应,会发现带有敌意的评论往往是来自作家的祖国。伟大的作家是很惹人厌的。

文学的诞生

诺贝尔的遗嘱和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都假定,“文学”这个词的含义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仅有的补充说明不见于遗嘱,而来自章程里的一个段落,声明这里的文学“不仅指纯文学,还应包括因其形式和风格而具有了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其中“纯文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发明的,描述一类出于艺术意图而非实用或理论目的所写出的作品。可见,诺贝尔奖评奖过程采用的是一种约有两百年之久的文学观念,在今天它似乎已通行于世界大部分地方,但在当时它才

^① 南森护照是一种被国际承认的身份证,由国际联盟首推,当时是为无国籍的难民而设。

刚刚被欧洲文化圈之外的世界所了解、接受。尽管如此，这一文学观念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也并非真的那么古老。

“文学”较早的定义往往着眼于一类“符合高标准”的书面写作，亦即具有经典品质的文学纪念碑。这些文本具有典范性的内容和风格，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想象性文学”。

按照这个问题的权威意见，阿拉伯语中的“文学”颇类似于18世纪法语中的“文学”：表示学问和良好的教养。当今日语中的文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被提升到了伟大杰作的地位。日语中原有的“文学”一词产生更早，但具有另一种含义；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人们以德国“国民文学”（Nationalliteratur）概念为模型，重新理解了这一词汇。欧洲人认为属于种种文学类型的东西，原先在日本是与其他活动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书法、绘画、茶道、三味线^①，等等，这些都属于日语中所说的“游艺”，是相对“武艺”而言的^②。我们不应忘记类似的划分在西方世界也曾有过。比如，我想到克劳德·佩罗在《古今之相似》（1688）中对美术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烟火制造的段落。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艺术称作“人生的装饰”的。

直到约1700—1800年间，一种包含了散文体虚构作品的文学概念才在欧洲突破阻力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阻力更大，更占上风。汉语中的“文学”包括了诗歌和学者散文，与深思自省相关，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之上。而虚构作品则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与西方文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流之后，中国的作家们都能自豪地以小说家的身份展现自己了。

① 三味线，日本传统弦乐器。

② 日文的“游艺”（遊芸）一词意为闲暇时的艺术活动，与之相对地，“武艺”（武芸）意为武术、武功。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标准

西方之外的种种文化,通常都以诗歌为理解文学的基础。然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深远影响使得“模拟”(mimesis)成为理解何为文学的关键,致使诸如戏剧、叙事诗这样的类型也被纳入文学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由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最终塑造成形,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学观念为准的。不过,有了章程中的那段补充文字,更古老的文学定义的遗风余韵还能在诺贝尔奖的规定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那句话被引申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授奖给哲学家,三次是为了授奖给历史学家,柏格森和丘吉尔分别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种好古的倾向似乎颇有预示性,在当前的文化气候中,诗歌和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正在衰退,而报告文学、游记文学、目击者实录、自传和散文似乎正在文学领域内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很难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时觉得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判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来作为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遗嘱中,他仅仅说奖项应该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关于“理想主义倾向”,诺贝尔指的是什么,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无可争议的解读。

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学或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大获成功的时候,瑞典学院被指责维护过时的理想,对当代文学的真正创新视而不见。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相信,如果获奖作家的作品不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是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自1947年来,诺奖颁给了不少“现代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例如纪德、T. S. 艾略特,还有福克纳,瑞典学院舍弃了原先对精英主义的抵触,向知识分子的见解靠近。在其后的获奖者名单中,你既能发现特立独行、只为少数幸运者写作的大师,也会看到享有世界声誉、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家。

迈向世界文学

当下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中，“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诺贝尔奖体现了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文学取向。然而，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工作使我们看到，文学系统绝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整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的视野。要使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潮流汇聚一处，形成一种统一的大文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促使我们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指代全世界现有的全部文学作品，而意味着一种语境，我们希望把获奖的作品带入这个语境。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逐渐成形的共同体，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全世界的各种民族文学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这一进程中，诺贝尔奖无疑是一种催化剂。

(武梦如 译)



他的作品深入刻画了个人对抗历史的野蛮暴政的脆弱经历。

——瑞典学院

今天我没有去上学。也就是说我去了，但只是去请求班主任允许我回家。我把我父亲的信也交给了他，信里称“家中有事”，请老师准我的假。老师问，家中到底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父亲要去服劳役^①了。他便不再追问下去。

我没有回家，而是匆忙朝我们家店铺的方向赶去。我爸爸说，他们在那儿等我。他还补充了一句，要我快些，因为可能会需要我。事实上，他是因此才请求学校允许我回家的。或者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我“在他背井离乡前的这一天待在他身旁”；因为这句话他也说过，不过，是在另一个时候。他对我妈妈说过，我记得，是在早上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要知道，今天是星期四，在每周的这一天还有星期天，严格地说，我的下午是属于我妈妈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政府为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强征犹太男子服劳役。犹太人除了做苦工，有时还被驱使在战场上起雷。在极为残酷的生存环境下，绝大多数服劳役的犹太人最终未能生还。

的。但我爸爸告诉她：“我今天无法让久尔考^①到你那里去。”这时他提出了这个理由。不过，也有可能并非如此。由于昨夜有空袭警报，今天早上我有点儿困，或许我记错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说过这句话。如果不是对我妈妈说过，便是对别人说过。

我也和我妈妈说了几句话，我已经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了。我觉得，她似乎有些怪罪我，因为当时有我爸爸在场，我不得不简短地和她说话：毕竟今天我应该照顾他的心情。我已经打算出门了，我的后妈又在前厅里和我讲了几句私密的话，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场。她说，她希望，在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如此不幸的日子里，“她也能够看到我有得体的表现”。我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所以就什么也没有说。但或许她误解了我的沉默，因为她当时马上接着说道，她这番提醒的目的并不是要触动我敏感的神经，她知道，那是多余的。因为她相信，作为一个即将年满十五岁的大男孩，我能够掂量出我们所遭遇到的打击的分量。我点了点头。我看到，对此她就已经满足了。她还抬起手朝我这个方向做了一个动作，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她该不会是想拥抱我吧。但后来她还是没有这么做，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有些发抖。我发现，她的眼睛也湿润了。真令人难堪。随后我就可以走了。

我步行着从学校向我们家的店铺走去。这是一个明净、温和的早晨，尽管现在还只是早春。我原本打算将衣扣解开，但转而想到：轻风会把外套的前襟吹得翻转过去，盖住我的黄星^②，那样是不符合规定的。如今在有些事情上，我得考虑得更周全些了。我们的木材储藏室就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一道陡峭的楼梯把

① 主人公哲尔吉的昵称。

② 1944年春希特勒发兵占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的傀儡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制裁犹太人的规定。按照规定，从1944年4月5日起，所有年满六岁的匈牙利犹太人必须在上衣左前胸佩戴黄色的六角星。

我带到了下面的一片昏暗中。我爸爸和我后妈都在办公室里：一个狭小的、有着鱼缸式照明的玻璃鸽子笼，就在楼梯旁边。许特先生也和他们在了一起。我刚认识他时，他还是我们家雇用的会计，也是我们另外那个露天仓库的保管员，现在那个仓库已经被他买了去。至少我们是这么说的。因为许特先生在种族方面完全没有问题，他不戴黄星，而所有这一切，据我所知，实际上只是一种商业把戏，为的是让他看守住我们在那里的财产，还有就是，在此期间我们也不至于完全失去收入。

但我和他打招呼的方式还是与从前有些不同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的地位毕竟比我们的高；我爸爸他们对待他也比过去更为注意。然而他却反而继续坚持称呼我爸爸为“老爷”，称呼我后妈为“亲爱的、尊贵的夫人”，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也从不忘记吻她的手。他和我打招呼用的也是过去那种半开玩笑的声音。我的黄星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随后我就待在了原地，在门旁边站着，而他们则接着忙他们的。我发现，我的到来似乎打断了他们的讨论。一开始，我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由于上面的太阳光线的缘故，这会儿我仍有些目眩。在我睁开眼睛之前，我爸爸说了些什么，许特先生。在他那棕色的圆脸上——他蓄着细窄的髭须，两颗大白门牙中间有一道细缝——到处跃动着橘红色的光圈，好似溃烂的脓包。下面的一句话又是我爸爸说的，他的话里提到了什么“货物”，它“最好”由许特先生“马上带走”。许特先生没有表示异议；于是我爸爸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包裹，用绢纸包着，还扎了细绳。这会儿我才看清那到底是什么货物了，因为从它扁平的形状上我立刻认出了那包裹：里面包的是盒子。那盒子里装着我们家重要的首饰细软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认为，他们恰恰是因为我的缘故

才称之为“货物”，以免我认出它来。许特先生立即把它塞进了公文包里。然而，随后在他们之间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许特先生取出了他的钢笔，执意要给我爸爸开一张“货物”的“收条”。他坚持了许久，尽管我爸爸告诉他“不要这样孩子气”，还说“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我发现，此话让许特先生颇为受用。他说：“我知道老爷您信任我；但在实际生活中，一切都有自己的秩序和形式。”——他想让我后妈也帮他的忙：“不是这样吗，尊贵的夫人？”而她，嘴角带着一丝疲惫的微笑，只是说了句：这个问题她完全交由他们男人去处理了。

这事已经让我有些厌烦了，最终他还是把钢笔收了起来。接着他们又絮叨起这个仓库的事：该怎么处理仓库里大量的木板。我听见我爸爸说，得抓紧，以防政府“插手这个店”，他请许特先生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这件事情上多关照我的后妈。许特先生立即转过身对我的后妈说道：“这是不必说的，尊贵的夫人。由于结算的缘故，我们反正也是要经常联系的。”我想，他指的是他那儿的那个仓库。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终于开始告别。他脸色沉郁，长久地摇动着我的手。尽管如此，他认为“此时此刻已不容我们讲太多的话了”，因此他只想对我爸爸说一句临别的话语：“希望早日再见到您，老爷。”我父亲带着一丝苦笑答道：“但愿如此，许特先生。”与此同时，我后妈打开手袋，从里面取出一块手帕，径直送到了眼前。她的喉咙里发出了某种特别的声音。周围一片沉静，场面十分难堪，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做些什么。但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头脑里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我看到，许特先生也很窘迫。“尊贵的夫人，”他说道，“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他看上去有些受了惊吓。他弯下腰来，嘴几乎掉到了我继母的手上，去完成那惯常

的吻手礼。之后他立即匆忙朝门口走去：我几乎来不及从他的面前闪开。他甚至忘了和我告别。在他出去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还听得到从木板楼梯上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一阵缄默过后，我爸爸说：“这下我们又轻松了一些了。”听到这句话后，我后妈用仍有些沙哑的嗓音问道，我爸爸刚才是不是应该收下许特先生的那张收条才好。但我爸爸回答说，这样一张收条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而且藏着它甚至比藏着盒子本身还要危险。他对她解释说：现在我们得“孤注一掷”了，我们必须完全信任许特先生，因为除此之外，我们目前别无选择。我后妈不做声了，但随后她指出，我爸爸或许是对的，可她还是觉得“手里有一张收条”会保险些。然而她却解释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这时我父亲催促她说，赶快着手做该做的工作吧！因为，他说，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想把账本转交给她，这样他不在的时候她也能了解情况，不要让生意因他去了劳动营而停顿下来。其间他还同我讲了几句话。他问我，在学校里请假是否顺利，又问了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最后他让我坐下，安安静静地待着，等着他和我后妈把账本的事情处理完毕。

只是这一等就是很长时间。我耐着性子待了一会儿，努力去想我爸爸，准确地说，是想他明天就要走了，而且今后也许很长时间我都见不到他了；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这种想法让我疲劳了。这时，由于又不能为爸爸做任何别的事情，我开始感到无聊。总是坐着让我觉得很累，为了来点儿变化，我站起来，去水管那儿喝了口水。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有一次我还走到后面的木板中间去方便了一下。回来之后，我在贴着瓷砖的水池子生锈的水龙头下洗了洗手，然后从书包里取出我的点心，把它吃了，最后我又去水管那儿喝了口水。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我坐回到我的

位子上。之后我便无聊得要命，就这样又待了很久。

我们从下面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中午已经过去了。我又感到了目眩，这回是由于不适应光亮的缘故。我爸爸拿着那两把灰色的铁锁摆弄了老半天，我几乎认为他是故意的。随后他把钥匙交给了我后妈，因为他已经再也用不着它们了。这一点是我从他的口中得知的。我后妈打开了手袋，我怕她又要取手帕，但她只是把钥匙放了进去。我们急匆匆上了路。起初我以为是要回家；但不对，我们得先去采购。我后妈把我爸爸在劳动营里所需要的各种东西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其中一部分东西昨天她已经采购好了。剩下的我们得现在去买。和他们走在一起，像这样三人同行，三个人都佩戴着黄星，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倒是有点儿好玩儿。和他们在一起，我几乎发窘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后来我也就不去注意这一点了。所有的商店里都挤满了人，只有我们买背包的那家例外：这里只有我们几个顾客。空气中充满了防水帆布刺鼻的味道。店主是一个皮肤萎黄的小老头儿，但却有着发亮的假牙，一只胳膊上还戴着袖套，他肥胖的妻子对我们十分热情。他们把许多种商品堆放在我们面前的柜台上。我注意到，店主称呼老妇人为“老婆”，而且总是让她去取货。我知道这家店，因为它离我们家很近，但这里面我还从没有进来过。它实际上是一个体育用品商店，但也卖点儿别的东西。最近他们这儿还有自制的黄星，因为黄色的布料现在自然很紧缺。（我们需要的，我后妈都已经及时备好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们的发明是把布料绷在硬纸板上，这样自然就漂亮得多了，而且那星星的角也不会像有些人自己裁剪的那样可笑。我发现，他们自己的胸前也别着自家的产品作为装饰，看上去他们就像是為了促销才佩戴的。